

澳門城牆與

堡壘炮台

譚學超

Fort Macao
Macau

澳門知識叢書

澳門城牆與 堡壘炮台

譚學超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澳門基金會

責任編輯 俞 笛

裝幀設計 鍾文君

叢書名 澳門知識叢書

書名 澳門城牆與堡壘炮台

作者 譚學超

聯合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鰗魚涌英皇道1065號1304室

澳門基金會

澳門民國大馬路6號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3字樓

印刷 深圳市德信美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區八卦三路522棟2樓

版次 2009年10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特32開（120mm×203mm）88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2877-7

© 2009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總序

對許多遊客來說，澳門很小，大半天時間可以走遍方圓不到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對本地居民而言，澳門很大，住了幾十年也未能充份了解城市的歷史文化。其實，無論是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的旅客，還是“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居民，要真正體會一個城市的風情、領略一個城市的神韻、捉摸一個城市的靈魂，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澳門更是一個難以讀懂讀透的城市。彈丸之地，在相當長的時期裡是西學東傳、東學西漸的重要橋樑；方寸之土，從明朝中葉起吸引了無數飽學之士從中原和歐美遠道而來，流連忘返，甚至終老；蕞爾之地，一度是遠東最重要的貿易港口，“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十字門中擁異貨，蓮花座裡堆奇珍”；偏遠小城，也一直敞開胸懷，接納了來自天南海北的眾多移民，“華洋雜處無貴賤，有財無德亦敬恭”。鴉片戰爭後，歸於沉寂，成為世外桃源，默默無聞；近年來，由於快速的發展，“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的澳門又再度引起世人的關注。

這樣一個城市，中西並存，繁雜多樣，歷史悠久，積澱深厚，本來就不容易閱讀和理解。更令人沮喪的是，眾多檔案文獻中，偏偏缺乏通俗易懂的讀本。近十多年雖有不少優秀論文專着面世，但多為學術性研究，而且相當部份亦非澳門本地作者所撰，一般讀者難以親近。

有感於此，澳門基金會在 2003 年“非典”時期動員組織澳門居民“半天遊”（覽名勝古蹟）之際，便有組織編寫一套本土歷史文化叢書之構思；2004 年特區政府成立五周年慶祝活動中，又舊事重提，惜皆未能成事。兩年前，在一批有志於推動鄉土歷史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大力協助下，“澳門知識叢書”終於初定框架大綱並公開徵稿，得到眾多本土作者之熱烈響應，踴躍投稿，令人鼓舞。

出版之際，我們衷心感謝澳門歷史教育學會林發欽會長之辛勞，感謝各位作者的努力，感謝徵稿評委澳門中華教育會副會長劉羨冰女士、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單文經院長、澳門筆會副理事長湯梅笑女士、澳門歷史學會理事長陳樹榮先生和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婁勝華副教授以及特邀編輯劉森先生所付出的心血和寶貴時間。在組稿過程中，適逢香港聯合出版集團趙斌董事長訪澳，知悉他希望尋找澳門題材出版，乃一拍即合，成此聯合出版

之舉。

澳門，猶如一艘在歷史長河中飄浮搖擺的小船，今天終於行駛至一個安全的港灣，“明珠海上傳星氣，白玉河邊看月光”；我們也有幸生活在“月出濠開鏡，清光一海天”的盛世，有機會去梳理這艘小船走過的航道和留下的足跡。更令人欣慰的是，“叢書”的各位作者以滿腔的熱情、滿懷的愛心去描寫自己家園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使得吾土吾鄉更具歷史文化之厚重，使得城市文脈更加有血有肉，使得風物人情更加可親可敬，使得樸實無華的澳門更加動感美麗。他們以實際行動告訴世人，“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澳門無愧於世界文化遺產之美譽。有這麼一批熱愛家園、熱愛文化之士的默默耕耘，我們也可以自豪地宣示，澳門文化將薪火相傳，生生不息；歷史名城會永葆青春，充滿活力。

吳志良

二〇〇九年三月七日

目錄

導言 / 06

澳門城防的源起 / 10

澳門城牆 /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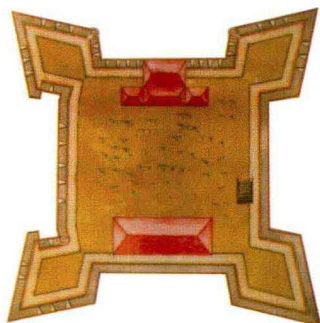
澳門堡壘炮台 / 28

澳門城牆與堡壘炮台的最終格局 / 72

主要參考資料 / 76

後記 / 79

圖片出處 / 81



導言

倘若，我們把澳門歷史古蹟，比作一條出土的珠寶項鍊，那麼飽受風蝕的軍事建築，則好比那貫穿其中的鍊子，在歲月的沖刷下，鍊子雖光澤不再，卻堅韌依舊。淡金色的外表，映照著曾經耀眼的過去，卻從不爭奇鬥艷。在眾多歷史遺址裡，澳門的城牆與堡壘炮台，堪稱早期中西文化相融的結晶。它不僅反映了中國兼容並蓄的文化胸襟，而且經受歷史的考驗、歲月的消磨仍屹立至今，塑造了色彩斑斕的澳門歷史。

澳門是溝通東西方文化的橋樑。澳門的城牆和炮台反映出中西文化於軍事上的跨地域交流。城牆和炮台對澳門的影響，相繼滲透到地理、政治、社會和文化等領域，最終成為反映“澳門式”社會發展與其文化形成之基本要素。

葡萄牙人海上殖民事業起步早，沒落快。16世紀末的葡屬海外殖民勢力，就敗象已露：面對著後起強國的挑戰，自身卻處於失敗的軍事制度、停滯的航海技術、散漫

的政策管理中，令這個老牌海權強國急速沒落。然而，自負的葡萄牙人卻不改自以為是的“東方視野”，並妄想以印度少數據點為依靠，向東面的中國或日本擴張，企圖重新拓展勢力，避免衰落。狂妄的葡萄牙征服者於中國沿海遭受中國軍隊強勢之沉重打擊後，基於種種原因，不得不改變其侵略態度，向中國政府擺出了稱臣納貢甚至歸順的態度，終於 1557 年獲准租居澳門。習慣上稱這些居住於澳門的葡萄牙居民為“澳葡”。

澳門的“開埠”，翻開了歷史上的重要一頁。不久，澳葡取得貿易保護，成為中國唯一的對外貿易港口，擔當着西方貨物進口和轉運的重任，把歐洲的長程貿易引到遠東地區。因其扼守中國南部沿海的獨特地理位置，故而成為 16 世紀歐洲海權時代遠東最有戰略價值的城市和兵家必爭之地，澳門也隨即成為西方殖民勢力競爭之目標。

澳門軍事史領域一直以來被列作政治史之附屬品，缺少專門性劃分，其中澳門城牆和堡壘炮台的研究，更過於

簡化。

為了盡量改善上述情況，本書的主題着重於 16 世紀中至 19 世紀末期間具軍事歷史意義的澳門城牆和堡壘炮台。該段時期為澳門半島的炮台體系高度發展時期，對此集中描述，為的是着眼於炮台本身的軍事價值，及其對澳門歷史的格局性影響。從軍事史角度，對澳門歷史上三大炮台防禦體（炮台防線）進行描述。同時，為了突出其軍事意義的核心性，選擇敘述三大防禦體及其組成部分，如大炮台、東望洋炮台和望廈炮台等等。其他堡壘炮台，如媽閣炮台及沙梨頭城台等則略過。

澳門城防的源起

以中國主權原則為前提的中葡（澳葡）關係，是澳門歷史的基本脈絡。明代以及清代中前期，中國政府對澳門一直擁有最終的主權，而且實際管理澳門的政治。居澳葡人只是一支被允許租居“隙地”的族群。時至清末，這個模式才被徹底顛覆。

明朝之際，葡萄牙人趁政府不備，竟不顧禁令擅自加強自身防禦。不過，葡萄牙人在 16 至 18 世紀期間還無法按自己的意思修築炮台城防。當時的城防體系是依照中國政府規定，在中國政府監管下建造的配合拱衛中國沿海的防線體系，而非進犯中國內地的橋頭堡。但是，葡萄牙人潛在之擴張性很難根本消除，兩者之間這種單方恭順而非民族融合的政治關係，難以在中國國力衰落後繼續保持。

因此，澳門城防之性質至少有兩個：一、前期的城防，建基於澳門這一主導東西長程貿易的動能地帶，是中葡文化融合的表現。澳門城防乃中國與近代歐洲，在軍事上首次出現政治性跨地域交流的珍貴見證。二、後期的城防，卻是葡萄牙人在破壞中國主權原則下，侵犯中國、佔據澳門的野心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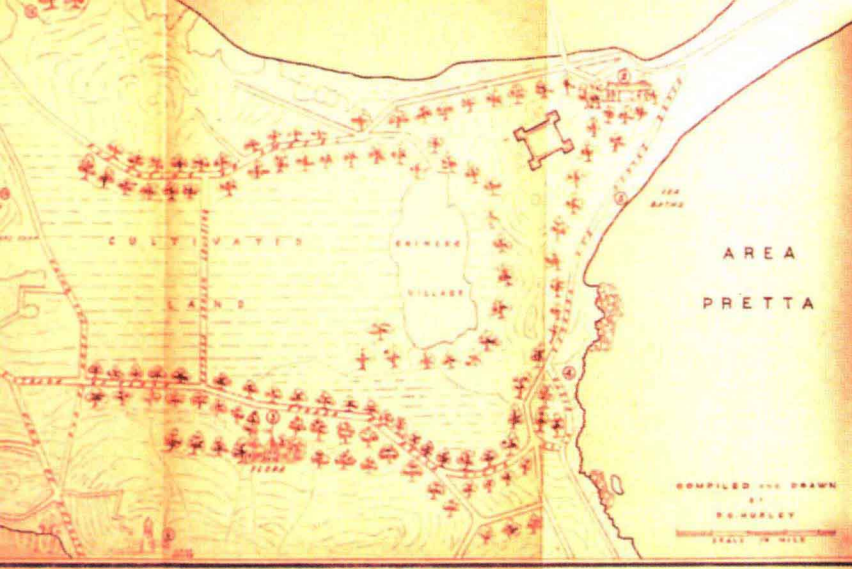
澳葡一直謀求通過軍事化澳門，形成割據勢力。不料從他們築起首道土坯牆時，即引起中國地方政府之密切關



《葡人管治之澳門》一圖上主要建築物及炮台均有標示

注，最後城牆被中國官方清拆。自此，他們千方百計尋找相對合理的藉口和機會，如防衛海盜等等。當中，澳葡提出的“荷蘭威脅論”，使其於 1622 年戰爭前後，以相對合理的藉口，陸續加建炮台設施，並擴展到沙梨頭等非外海防禦地區，而又觸發了中國的強硬干預。

經過一番周旋，最終也是以中國主權強勢壓倒性勝出。再次挑戰中國權威又再次慘敗後，葡萄牙人才真正臣服於中國的主權，炮台防務也隨之成為“炮口對外”的協防單位，維持了近兩個世紀。他們在中國政府的管治和監督下，擔當着澳門城防和商業等事務，包括協助抗擊外來入侵者和海盜等，且在政策上，絕對聽從中國的軍事差遣：政治上須要向中國政府繳納租金，遵守中國的制度和法律等等。中國方面對他們則給予保護，提供他們居所，給予



其在澳門的貿易優先權。

儘管葡萄牙人在澳門獲得了相當的利益，但政治上，中國政府始終擁有對澳門及居澳葡人的統治權。在中國之中央集權主宰和規範下，居澳葡人的自我支配能力，始終被嚴密地看管在特定的“隙地”裡，牽涉到政治軍事的一切重大作為，都必須聽命於中國政府。

正如當時荷蘭商人所言，當時的中葡關係，葡萄牙人實際上由對中國企圖侵略或殖民的“狼”，變成了幫助中國管理澳門東南沿海防務的“看門犬”。

但是，葡萄牙人蠢蠢欲動的軍事野心又造成了新的緊張，在城防擴大化趨勢出現時，觸怒了一直容忍的中國政府。在發出警告和交涉無效後，中國政府就親自干預。簡言之，這是當時的中國政府出於對西洋人的本能防範，期

望防止其勢力過分膨脹，或以反制策略壓制之，以安其貪慾。

1622 年以後，經過多次協商，葡人在中國政府嚴加規範下獲准修築城牆或堡壘。中國政府利用其打擊海盜和入侵者，並嚴格規定火炮只能朝外海方向放置，杜絕其可能叛逆之企圖。城牆之涵蓋或隔離的範圍，即所謂城區隙

《澳門半島圖》（引自《中國及日本通商口岸》，1867 年）

